

毕淑敏◎著

· 昆仑殇

· 补天石

· 阿里

昆仑殇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昆仑殇

毕淑敏
著

昆仑殇

补天石

阿里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殇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-7-5002-2814-1

I. 昆… II. 毕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6833 号

昆仑殇

著 者: 毕淑敏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165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×960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814-1/I. 511

定 价: 26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

○ 昆 仑 殇 / 1

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，或者是凝固在那里。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

○ 补天石 / 95

徐一鸣随手捡起一块：“拿着做个纪念吧。只有昆仑山上有这种石头，它叫补天石。”

朱端阳骤然想起那个悲壮的神话……

○ 阿 里 / 201

“阿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问。

“阿里的意思就是‘我的’，‘我们的’。”
那女孩轻轻地回答。



昆仑殇

◎

昆仑山，中国最大的内陆山，也是中国最神秘的山。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山，也是中国最神秘的山。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山，也是中国最神秘的山。

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，发射有军事卫星的国家，自高空所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，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线。

这是什么？

新式武器试验场？国防设施的伪装？中国人修筑的马奇诺防线？抑或又一条长城？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。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器，经过连续动态观察，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，他们愕然了。

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，或者是凝固在那里。
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

—

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，已经开了整整一天了。

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，都盛满了烟蒂，像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。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，薄白细腻，看得出都是些上等货色。

丢下第一支烟蒂的人，此刻却睡着了。

他很矮小，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，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

指挥官，他的名字被“一号”所代替。一个除了零以外最小的数字，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。谁能逾越过“一”呢！

他也实在太累了。急电之下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，将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；两个司机轮番开车，昼夜兼程，才得以赶到军区，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。之后，飞驰上山，赶到这座赭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。内地部队，闻风而动，为摘掉“老爷兵”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，“拉”到野外“练”去了。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，还在举棋不定。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“四会”：会吃饭——必须自带生粮野炊；会宿营——意味着甩开帐篷，露宿在冰天雪地；会走路——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徒步负重行军；唯有最后一条容易：会做群众工作——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，尤其是冬季。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，昆仑将士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

空中，弥漫着烟雾。起初，它们是柔弱地，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无声无息地卷曲重叠增厚，一寸寸蚕食着清朗的空间。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，依旧汹涌喷出。烟雾像帐幔一般使得所有军官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。但，他们的意见仍大相径庭。

会议陷入了僵持。

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，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。还好，纸面清楚

整洁。语句有的地方不很连贯，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。可这不是他的过失，发言者水平如此。记录唯其原始，才有价值。但他不能否认，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，记得简略些，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，则详尽条理些。记录时不觉察，现在通篇观来，倾向性就明显了。他有点儿惶然，作为一个参谋，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。

司令员醒了。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。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来，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又伸了一个懒腰，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从烟雾里，他嗅到了迟疑、悲哀、痛苦，以至怯懦。这一切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的下属们所经历的心理历程，他在军区的会议桌旁，全都经历过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“四会”的一刹那，倏地火了。“四会”，“四会”，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“四不会”了！我们守在昆仑山上，是一伙吃军饷、拿烧火棍的饭桶喽！哈！连饭桶都算不上，饭桶好歹还会吃，可我们连吃——都不会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，跟着传来闷哑的雷声——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，禁不住用余光睃了一下四周。惊惧中他忘了，多年的戎马倥偬，到了他这一级的军人，脸色已不再能显示心绪的变化。

震惊过后，他表示服从，并竭力使思绪纳入指示的轨道。这是军人的本能，也是形势的要求。自从“天下大乱”以后，军队格外要求服从。

如果不服从会怎么样？撤职？回老家种地去？昆仑防区将

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？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？……这些十分可能，但他没有想过。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，别说当“一号”，他连排长都当不上。别以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服从，其实军官具有更强烈的服从意识。因为他们是从最优秀的士兵提上来的，而最优秀士兵的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。新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株小草。老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棵大树。

一号如今面对不同意见如同面对着一片杂芜的丛林。他从郑伟良处要过记录，很快扫了一遍，鹰隼似的目光，又从到会者脸上缓缓掠过。他要将所有的林木从根上砍掉，露出白森森的茬口，然后，树立起统一的意志来。

“同志们！”他的声音十分喑哑，这使刚才怀疑他是否佯睡的人，相信他确实是睡熟了。其实呢，包括这场睡眠都是他预先计划好的。既然有人想不通，就得给个说话的机会。他何不借此养养神呢！

“地图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依旧嘶哑。他没有咳嗽清清嗓子的习惯，再喑哑的命令，也是命令。

郑伟良掀动机关，石墙的岩缝自中央裂开，无声地滑向两侧。一幅顶天立地的防区军事地图，满布蛛网似的符号和数字，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“我要的是全国地图。”一号略有不快。最优秀的参谋，应该听到指挥员没有说出来的话。

很快，一张全国地形图挂在合拢了的高墙上。图太小，显

得有点儿局促。郑伟良递上一根木棍，一号接在手里，却不再理会地图，随便聊天似地开了头：“在座的同志们，当然首先是我喽，荣幸得很，都有两套档案，一套在军区干部部，记载着你何时入党，何时做官，官至几品，受过什么嘉奖立过什么功等等。也许呢，还揣着你的处分决定，记录着你犯过不想要乡下老婆之类的错误。”

很可笑，然而无人笑。

“还有一套，在那边。”一号用细木棍点了点窗户。这不是命令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把头摆了过去。想到暗中有对手的两只眼睛在评价着自己，不禁有些惴惴然。

“这也是荣誉喽！别说一般人享受不到，离了昆仑山，你的官再大些，也没这待遇。那上面写点儿什么，我们将来总会知道的。有一天仗打起来，到时候翻出来一看，吓，某某稀泥软蛋，带兵最差劲，他防守的地带最易攻破。你就是战死在疆场，只怕做鬼都不光彩！”

一号的口气，并不严厉，听的人却为之一震。

“别人的记录，咱们暂且看不上。郑参谋的记录，我数了数，共有三十次提到缺氧，二十四次提到零下几十度，至于海拔高多少米，简直是无人不谈，我也懒得数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是你们不知道，还是我不知道？！我命令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扯这些没用的数字！说那么多，无非是昆仑山苦。不苦，要我们这些人干吗？！我问你们，在座的，谁能用两匹不带鞍子的光背马，倒替着骑，换马不换人，马歇人不歇，能骑

着马睡觉，在高原上一跑几天？”

有几个想回答，一看势头，又忙像大家一样低下了头。

“我再问你们，谁能怀揣一条生羊腿，鲜血淋淋，不烧，不烤，不煮，不炖，充饥解渴全靠它，三五天粒米不进，枪一响，照样打仗？”

无人回答。

“我们的对手能做到。”一号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白色烟雾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

“我们原来也是能做到的。”一号有资格讲这个话，他是当年进军昆仑的先遣部队成员。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变得娇了，阔了，蠢了！住要帐篷，吃要高压锅，走路得坐汽车，一副老爷兵的派头。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褥皮手套，一群羊剥了皮也装备不出我们一个班。这个样子，还怎么打仗！我当司令员的，耻辱啊！”一号的目光流露着真正的悲哀。

哀兵必胜，哀帅的力量就更大。军人们被感动了。

不过也有例外。那个年轻轻的郑伟良就觉察到一号的描述并不准确。茹毛饮血骚扰国境的，并不是对手，而是被他们收买利用的土著边民。是有意疏漏，还是……未及郑伟良分辨，一号索性自己点透：“当然啦，他们也不乏少爷兵，我就碰见过一位。边境会晤，他穿了套挺漂亮的粗呢子军装，满身香气，很年轻，官阶可是和我相当的……”一号突然一顿，连最敏感的郑伟良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酸味，一号就很快接了下去，“他对我说：‘请问阁下，你们那里出产些什么？’我一愣，

出产什么？出产石头和大风！只是这话是不能说的。我不知如何回答，翻译点拨了我一句：‘反问他。’我赶紧照办了。”

一号停下来，等着人们发出的轻微笑声。殊不知，当时的情况是一号并未经翻译提醒，旋即反问了对方。为了缓和过于严峻的气氛，一号撒了个小小的谎。

“他倒挺痛快，毫不掩饰地回答我：‘很抱歉，阁下。我们这边什么都不长，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。我想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你们那边也是这样，对吗？’尽管是对手，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坦率。于是，我点了点头。心里可怪不是滋味，好像把什么国家机密给出卖了。他倒没一点儿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，凑近我说：‘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，竟然为了仅仅几平方英里如此贫瘠的土地，要彼此扑上去紧紧扼住对方的咽喉？’这一次，我可没迟疑，面对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，我告诉他：‘先生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出产一种最主贵的东西，它的名字叫做尊严！’”

说到这里，一号严肃起来，他用手中的小棍在地图上棕黄斑驳夹杂白晕的区域，勾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：“这里，就是我们的防区。”小棍在地图上轻轻敲击着，凝聚住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寂静无声。只有屋内的烟雾呼地抬高了尺许，下缘颤动着，久久沉降不下。

一号再没有说什么。缓缓地、缓缓地将细细的木棍轻轻移开了。

以后的事情，就变得十分简单和自然。进行拉练的决议一致通过。作战室里的空气热得要燃烧，一号反倒淡淡地说：“刚开始有些同志谈了些不同意见，我看很好。怎么吃，怎么走，怎么住，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。高原拉练没有现成经验。我带着部队先走一步，摸索成功了再全面铺开。你们看呢？”

没有人反对。争挑重担也需职务相当。政委因病到内地休养去了，大家尊崇地望着这位瘦小的老人。

紧闭的门一打开，烟像爆炸似地散了出来。郑伟良挟着会议记录簿，怅怅地离开了作战室。

二

会议一结束，柴油发电机就停止了转动。整个营区堕入黑暗之中，过了一会儿，星星点点的烛光亮了。

确信不在任何人的视野之内，一号放松了对身体各部分的控制，顿时，他几乎瘫倒在地。骨和关节的每一个接触面，都又涩又糙，渴望着一种温暖柔滑的液体滋润。每走一步，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骨茬间的摩擦，好像还带着轻微声响。并不很疼，却令人恐惧——不定哪一下会突然闭锁住，以至关节永远不能打开，如果这结局一定要出现，最好等到拉练后。他知道自己身体已经不会允许他在山上呆太长的时间了，这最后一次，他要干得漂亮些。

脚不争气，得歇一歇才能走。他把身子倚在一扇窗户旁。

昏黄的烛光透过双层玻璃上的冰霜，变幻出大小不等的圆环。

“话说那畜牲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对眼睛吊得铜铃样大，山似地压了过来……”屋内有人绘声绘色地讲故事。

“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武松吗？”一号想着，靠得近些，脸上挂着慈和的笑。

“一枪响过，嗨！那可真叫绝了，射穿了那畜牲的双眼，登时成了两个血盅，砰地一声，倒下了。他提着短刀走过去，打算先割下点儿好肉带回去给大伙充饥。不曾想那畜牲并未断气，呼地腾起，挟着冰雪扑天盖地而来。正在这时，斜里冲出一人，手握利刃，连胳膊带刀直捣进那畜牲的口中，在喉咙口连搅三下，那畜牲临死前将双牙一挫，便把那人半个肩膀扯了下来……”

一号感到微微的颤栗。

民间的故事，是爷爷传给孙子，几代才增删一次，军人的传说，是老兵讲给新兵，几年就相当于一代。先遣部队的事情，已经变得这样富于传奇色彩了。那故事主人公就是他自己。英勇救人的烈士却至今不知是何姓名。

屋里另外一人又说：“听说一号将那白牦牛的尾巴割了下来，请组织上寻找烈士的家人。说起那尾巴，更叫神了，根根如银似铁，中间都是空心的，吹口气，哨似地响……”

这话前半属实，后半就不确了。那白牦牛固然神奇，尾巴丝却是实心的。只是，不知它现在何处。腿已经好些了，一号还想听听下级们聊些什么。即使是再大的官，你也不能禁止下

属们聊天，特别是杜绝随心所欲地议论自己。一号有点儿心虚，却又舍不得走。“不要紧，即使有人发觉，他们本人会比我还要尴尬哩！”一号给自己壮着胆。

窗内换了一个嗓音，颇有点儿权威地说道：“有一年，从运送给养的卡车驾驶楼里，跳下一个极漂亮的女军医……”

“有肖玉莲漂亮吗？”有人打断了问。

“别打岔呀！当然有了！不过，肖玉莲也是真叫漂亮……这么着吧，一样美，总行了吧！”

这些小伙子，又在谈女人！一号有点儿恼火。肖玉莲是什么人？大概是女医生护士之类的。他早说过，昆仑山上不能要女人，偏就有人不信。自从三年前调上一批，至今扰得军无宁日！他拔腿想走，屋内的话语又把他钉到地上。

“女医生说她找人，随口叫出一个名字。听的人吓了一跳，这名字又熟又不熟，昆仑山上谁都知道，可谁都没敢叫过。你猜来人是谁？她是一号的老婆！当天夜里，流动哨围着一号的宿舍，轻手轻脚地转了一圈又一圈……”

“听到什么了？”几乎是异口同声。

他妈的！一号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可又无可奈何。除非他立刻闯进去，否则，什么变故也打断不了这饶有兴趣的话题。昆仑山上最末一号的士兵在这一刻，也找到了自己同一号相同的地方：大家都是男人吆！

“当然听到了。一号对他老婆说：‘谁叫你来的？’没人吭声。一号又说：‘你马上给我回去！’女医生还是不吭声。‘你

倒是说话呀！光哭算怎么回事！’敢情女医生用枕巾捂着嘴哭呢。半天，才听她开了腔：‘我是军人，我是医生，我来看看你，犯了你哪条法？报告我都打好了，过几天批下来，我就正式调这儿来！’一号立时火了：‘你想来？昆仑防区我说了算，我不点头，没人敢要你！’‘你……你……’女医生气得说不出话。一号又劝她：‘你也不想想，全防区都是光棍汉，就我一个人带着老婆。走到哪不管说什么大家都会想到我有夜夜搂着老婆睡觉的福份，我还能当司令员吗？昆仑山上什么都需要，就是不需要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，你赶紧给我走吧。’女医生还想说什么，只听一号讲：‘告诉你，流动哨在这周围已经绕了三个圈，现在就在窗外站着听呢！’”

众人吸了一口凉气，紧接着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哪还有什么后来！后来流动哨就走了吧。女医生没几天也走了。听说是苏州人呢。”

一号缓缓地踱开了。清冷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。朦胧的山，朦胧的夜。他的心被一股宁静安谧的气氛包裹着。关节仿佛不那么僵硬了。估计拉练没问题。

想到拉练，他立刻又紧张起来。这样的暗夜，正好考虑决策。需要成立一个“拉练指挥部”。具体人选需要亲自定。精干为原则。副职要不要呢？他思忖着。副职的作用有点儿像女人，小事尽可以由他们去操办，细致牢靠，比你自已还周到。但大事就得正职拿主意了。正职相当于男子汉，天塌下来，你得顶着，是祸是福，你永远独挑一份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副职多

了，如果意见相左，你的意志便会被干扰。想到这里，一号决定“拉指”不配副职。由他一个人说了算，去揭开昆仑防区历史上新的一页。

嚓，嚓，前面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又是流动哨。一号抖擞精神，他立即由蹒跚的老人变为威严的指挥官了。

一号房间的门虚掩着。

“老的要走，新的乍到，就这样疏忽！”尽管房内并没有太多的秘密，如此门户开放，毕竟是警卫人员不可原谅的过失。一号生气地想。

推开房门，眼前的景象出人意料。

文件柜敞开着，抽屉被整个拉了出来，倾斜得像架滑梯。文件散失各处，扉页上的“秘密”字样，像一双双恐怖的红眼睛。一个彪形大汉伏在桌上，以手电照明，正在紧张地抄写着。

“什么人?!”一号迅速闪在门侧，厉声喝问道。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去，虽然那里并没有手枪。

抄写人被断喝吓得一抖，手中的笔失落地上，大张着嘴转过身来。手电筒的雪白光柱，自下而上斜着照亮了他的半边脸。

“噢，是你。这么晚了，来干什么?”一号平和地问。

大汉嗫嚅着，说不出成句的话。

看来得让他做点儿事情，稳定一下情绪再说。“把灯点上吧!”一号吩咐道。